

程

趙世家第十三

古史二十一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其二曰季

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子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

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王得八駿馬獻

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欲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

史記言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梳林盜驪驪驢耳獻之穆王為穆王御以見西王母事近於誣故不錄而取鄭丹言

穆王事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大破之乃賜造父以

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

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周幽

王無道去周如晉事二百文侯始建趙氏于晉趙宗益興五

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代霍伐魏伐耿滅之皆趙夙
御戎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霍太山為崇使夙召霍君
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獻公賜夙耿夙生共
孟共孟生成子衰衰字子餘杜預曰趙夙趙衰兄未詳孰是卜事晉獻公
及諸公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
難亡奔翟成子從之翟伐廐咎如得三以其少女妻重
耳長女妻成子生盾重耳亡十九年一國為晉文公文
公更以姬氏妻成子生同括嬰齊及狄人歸季隗趙姬亦
請逆盾與其母既至姬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
以叔隗為內子文公二年克原問誰可守者寺人教鞅曰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乃以成子為原大夫四年謀

元帥成子曰初穀可將以成子甸卿讓於欒枝先軫八年
蒐于清原作五軍乃以成子為卿晉襄公六年成子卒盾
伐任國政是為宣子七年襄公卒宣子欲立文公子雍不
克更立襄公太子夷臯是為靈公宣子脩明典法晉國以
治賈季在狄狄人問趙衰盾孰賢晉子曰趙衰友之日也
趙盾夏之日也靈公立十四年以而虐宣子驟諫公患之使
鉏麇賊之宣子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歎其忠敬不忍害
而自殺公又伏甲而飲宣子宣子知之趨出公使猛犬噬
之其車右提彌明殺犬戰而死公徒有嘗餓于鬻桑宣子
見而食之并以食遺其母者倒戈以出宣子宣子出奔狄
子穿攻靈公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故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宣子乃立襄公弟黑臀立為成公成公始以卿之適

子為公族餘子為餘子庶子也公行宣子請以括為公族

而已為旄車曰括君姬氏之惡之子也微君姬氏臣狄人耳

成公許之宣子卒子莊子朔史記晉景公時趙盾卒子

亦晉成公之弟也書晉晉有蠱疾卻缺為政廢胥克

使趙朔佐下軍卻缺為政而趙朔為卿則盾已死矣非景

公之時也景公成公晉景公二年莊子將下軍及卒子文

子武嗣初嬰齊通于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十四年同括

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譖之景公曰同括將為亂十七年

誅同及括武尚幼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少畜於宣孟言於景公曰成子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

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

不聽遂殺朔及同趙盾有遺言武得嗣趙氏今

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

始為卿十四年乃成嬰齊十七年而武已生

韓厥為言而復歸其田耳其事皆有本末不可誣

且趙氏大宗非其家亂何公室而去之勢不能動豈一

大夫屠岸賈所能滅乎春秋之後好事者喜立異說如公

羊叔術吳語黃池之會其類皆不可信今太史公信此

已矣晉悼公立文子始為卿十三年趙將上軍平公十年

遂為正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談之十二年會楚

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以弭諸侯之兵楚人衷甲文子

不與較楚不敢動楚人又欲先軟文子亦不爭諸侯貴之

十七年復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號文子於是

年未五十耄而語媮周劉夏魯叔孫豹秦公于鍼與醫和

皆知其將死歲終而卒子景叔成嗣晉平公非賢君也文

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伯文子死晉遂
衰景叔卒子簡子鞅嗣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
夫于黃父謀納周敬王明年王入于周十二年六卿滅公
族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晉公室由此益弱十三年簡子
及荀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
為刑書孔子譏之晉定公十年將盟衛侯簡子使涉佗成
何往衛侯請執牛耳二子按衛侯之手衛侯怒遂叛晉十
一年魯陽虎來奔簡子納而用之十五年簡子謂邯鄲午
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父兄不聽
簡子召午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使藉秦圍邯鄲荀寅
范吉射午之姻也不與圍午將作亂董安于請備之七月

趙氏伐趙氏之言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歸不
責魏曼多惡吉射荀寅梁嬰父欲以為卿范臯
於吉射亦欲作亂謀以嬰父代寅而以臯夷代吉射荀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以君命伐范中行氏二子反代
公敗奔朝歌韓魏為趙氏請十二月盟而入梁嬰父惡董
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發難也
討之躒以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登趙氏
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之于廟十九年夏簡子帥
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秋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簡子
禦之于戚大敗之二十年簡子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

一年簡子圍郟鄏寅奔鮮虞齊人納寅于柏人二十二年
柏人寅吉射出奔齊趙遂有郟鄏柏人雖名晉卿實重晉
權奉品伯於諸侯三十年晉會吳于黃池爭長未決而越
入吳簡子請司馬寅曰日吁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
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吳以越難不能以乃先
晉衛莊公入而不朝于晉三十四年夏簡子伐衛齊救之
師還冬復伐衛將入其城簡子止之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衛人出莊公而立般師乃還趙氏有直臣周舍舍死簡子
每聽朝常不樂大夫問焉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
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晉人悅之有奸布子卿者善
柏人簡子使相諸子曰無為將軍者至子母恤曰世世

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簡
子因此盡召諸子與語母恤果賢後又告諸子吾藏寶符
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爭往無所得母恤還曰已得符矣
簡子曰奏之母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母恤果賢乃廢世子伯魯而以母恤為世子二十六年
簡子卒母恤嗣也左傳魯哀公二十年晉定公之二十七年
死三年喪未終也而史記稱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
年之喪此說既已謬矣又稱出公十一年簡子疾使太子
母恤與知伯代鄭十七年簡子卒襄子元年越圍吳使楚
隆問吳王蓋出公定公之子也使簡子之死實出公十七
年則非吳滅之歲使襄子實吊吳王則簡子之死前此矣
進退不可考據故其記簡子多十八年記襄子少十八年
言襄子在位凡三十三年而已今定以左氏為本仍以越
圍吳之歲為襄子元年而推次襄子行事之年故襄子在
位凡五十三十七年越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黃池之
會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非晉之所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盍使吳王知
之乃使隆往弔焉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
喪與代王會夏屋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陰以斗擊殺
之及其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
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磨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
周爲代成君晉出公十三年襄子從荀瑶伐鄭門子桔枳
之門瑶謂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瑶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由此怨知氏十七年
知氏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欲以齊魯代四

知氏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是年四卿分地見晉世家而六年表在

三年趙世家云襄子之四年蓋六年表在

分邑之年四卿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荀瑶

決晉國之政四年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以圍

之怨不與瑶怒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

張孟談史記作孟同蓋而告之曰知伯請地三家而

獨弗與其移兵伐我必矣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

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其餘政教猶存其必居晉

襄子曰諾發車騎趨晉陽城郭府庫倉廩兵甲旣具而

家之兵至三月不能拔舒兵而圍之決晉水以灌其城

不沉者三板城中巢居懸釜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

宜益慎唯高共不取夫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

魏魏與趙合謀殺守堤之吏決水以灌瑤軍瑤救水軍

三家交攻之遂禽瑤而分其地史記趙簡子疾五日

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安于

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

襄子奔晉陽原遇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

亦言戒知伯及武靈王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為

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知非為國

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

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

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

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為太

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

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春秋傳襄子弟

相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相子立非襄子意

乃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史記中山

處於此言中山武公初立類始建國者於魏文侯十七年

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然戰國策言羣首立

五王齊王羞與中山並王犀首與趙武靈時不甚遠或曰

中山古鮮虞姬姓竟未詳其實也徐廣曰中山武公西周

相公之子也相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不知廣何自得

此說然其時周襄已甚亦十二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

子烈侯籍立六年趙韓魏始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

連曰富之可貴之則不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

臣人乃畝公仲曰謀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曰
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
相趙於今四年矣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
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
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
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任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養無不充君說使謂相國
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
二釐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
武公子章是為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

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
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魏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房子十一年魏
與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
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
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郵攻鄭敗之以與韓
魏與我長子魏惠王與公中緩爭國成侯與韓因其亂伐
之濁澤圍魏惠王六年中山築長城魏敗我懷
成侯五年
王元年也則濁澤之圍當在五年史記在六年
韓魏

平亦並同而道世家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

韓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

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

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

攻秦十五年助魏攻秦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

民復分晉者必有餘地昔所未分耳十七年成侯與

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

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

魏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

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緜與太子爭立緜敗亡奔韓

子立是為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

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元四年朝天子

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年秦使商鞅

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十六年肅侯

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享方急一日不作百

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蘇秦自燕來言六國約從以損秦肅

侯從之以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使秦東

約諸侯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秦以公孫衍為大良造說齊

魏謀共伐趙以敗從約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

兵去肅侯以讓蘇秦秦恐遂去趙而從約解二十二年張

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

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齊燕齊魏出銳師齊宣王八年武靈王元年陽文君

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梁襄王與太子倉君來朝信宮武

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

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

城鄆四年與韓命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使國人

謂侯曰君時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齊

王九年魏襄王元年會於徐州始相王後十一年秦惠文

王始稱王明年韓宣惠王燕易王始稱王至此五年趙猶

不稱王然卒不見趙稱王之年李兌約五國伐秦無功罷

於成臯欲陰構於秦以解其怨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

齊王令公孫衍以攻宋說李兌李兌報齊王曰臣之所以

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

其上而守臣是以欲足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

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此亦惠

宋之時也臣已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

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心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

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

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

百世一時也臣願足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也蘇

代亦為齊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

如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則陰不可得矣君無構齊

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

三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奉陽君

三善乃絕和方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万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齊破燕十一年王召公子職

於韓立以為燕王樂池送之

裴駟曰案燕世家子之死燕人共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

無趙送公子職為燕工之事當是趙聞燕亂十三年秦拔

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

六年王游大陵夢虜女鼓琴而作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茗之華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

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天入內其女娃羸娃羸孟姚也甚有

寵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卒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之秦

立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

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

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

藩之地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

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

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

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狄之鄉用力少而功多無盡百姓

之勞而享前世之勳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

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

谷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以者不謀於衆愚者闡成事智者龜未形王何疑焉於是
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
叔服也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
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
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今行爲上明
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
樂志也事有所出而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
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
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使緜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
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
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也徇知之所居也万物
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
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
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
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臣以報王
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
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
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
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卻冠秫絀大吳
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邠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
是以聖人果丁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

其禮儒者一自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
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
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
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
澤潯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
之術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
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實晉陽
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伐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
王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民引水圍鄆微社
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
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
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一
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
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而賜胡服明日服
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
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
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
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
不相襲而王及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

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
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
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
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
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
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
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
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詔為右軍許
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前將車騎趙希并
將胡代趙與之陘

徐廣曰陘者山絕之名常有井陘中山有陘陘也

合軍曲陽攻

取丹丘華陽鵠之塞王軍取鄆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
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
周初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傅國王子何
是為惠文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肥義為相國并傅王王
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
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又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
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
之為人也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二年

主父行新地... 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楚懷
王自秦來奔弗內楚王之未入秦也或謂主父曰三晉合
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
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
韓而伐楚此亦天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
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楚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禽
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使禽知
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
相關兩斃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室甚惟寐忘之
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其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

秦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
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
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
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
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楚
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
餌趙而離三晉今主美秦之言而
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
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
攻韓韓南無楚北無
趙韓不待伐而西走秦與韓為上
父秦禍安移於梁矣以
秦之疆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而
走秦與梁為上交秦
禍安環中趙矣以疆秦之有韓
及與韓之怒割必深矣
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
者及楚王之未入也
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成韓梁
邊楚王聞之必不入
秦秦必怒而自攻楚是秦禍不離
也便於三晉若楚王

入秦見三晉之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而多割是秦禍亦不離楚也又利於三晉願王孰計之也趙因起兵伐戎翟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亦不出楚王而多求地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章素侈心不服其弟為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殆有私乎小人輕慮淺謀見利而忘害同類相持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為怨府無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我也曰無變而度無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不敢失吾言也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乃數見公子成與謀備田不禮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惡也吾聞之女奴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自今以往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嘗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九月己人從旁觀群臣宗室之禮九長子章北

面屈於其弟心慘之初章嘗為太子矣主父得惠后愛之
為不出者數歲生惠文王乃廢章而立之及章死後愛之
憐故太子欲分趙而二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
沙丘異宮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
肥義先入殺之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起四邑
之兵入距難敗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章之敗往走主
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
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宮中人悉出主父不得食探爵穀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
宮成為相號安平君兌為司寇王少成公專政五年與燕
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

十一年齊秦自立為東西帝既而皆復為一主重叔

魏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秦攻魏

取安邑諸侯皆賀趙王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

右曰以秦彊得安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

符通此必加兵於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

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諒狼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

狼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安邑諸侯皆賀

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

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

之秦王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

從吾言則使下臣矣諒狼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

意也豈敢有異入士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
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平陽君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
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
曰平陽君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
陽君也大王以孝弟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
於口未嘗不分華陽君涇陽君華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
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刻
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
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
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
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

遇之十三年韓徐將攻齊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
燕兵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咀十五年燕昭王來見樂毅
以五國兵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
復與趙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
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
以疆徼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
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
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
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徼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
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
同者楚以伐口山亡今齊以伐而韓必亡及齊王與六

寧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一周西祭器。秦獨私之。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金。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四。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以三郡攻土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論。注所常。出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夷。亡。之。王不出北三寶。有亦。王有已。王久伐齊。從疆。韓。禍必至於此。願王孰。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也。天下屬行以謀。也。燕。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王。之。地。齊。倍。立國之。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

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空分先俞於趙。齊。事。王宜為上交。而今乃抵。辜。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無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再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交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

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
廉頗將攻樂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
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
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
河水出大遼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
大城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
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
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
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爲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
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
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
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官昧死以聞太后
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
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
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左師曰父母之
子則爲

之計深遠如之送燕后也持其
泣念其遠也亦哀
之矣已行非不思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
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趙
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
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蓋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
勞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
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
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燕封宋人樂釜爲高平君使

而攻趙趙因割濟東三城今盧高事平原城邑五十七
與齊求安平君田單而將之趙奢謂平原君曰國奚無
其哉三城五十七邑此與敵國戰覆軍殺將而求者也
以此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奢嘗爲燕守上
谷無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
舉燕矣君奚求安平君爲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僕已
之王工許我矣奢曰君過矣齊之於燕豈如肝涉血之
乎使平安君愚安用之使安平君知又安肯與燕戰且
平君奚以趙之國爲趙疆則亦
必將曠日持久使士大夫餘子
敝府庫倉廩虛刃引兵而歸耳平

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略如奢之言二年惠文
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袂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
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召故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袂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
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准王財之王大喜召平陽
君約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
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
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
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乎
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
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
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日萬之軍而攻踰歲
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
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寡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大
守千戶都三封縣今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
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
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
二矣賣主地而食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
軍長平七年王信秦所使趙括代將秦人圍之射

殺括軍四十餘萬降秦秦皆阮之王乃悔不聽趙豹之計
秦圍邯鄲王欲媾秦虞卿說王請以重寶附楚魏使秦疑
天下之合從而後秦媾可也王不聽與趙豹謀遣鄭朱
入秦為媾諸侯見秦趙為媾遂不肯救趙邯鄲幾拔武垣
令傅豹一容蘇射率燕眾及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
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四楚將景陽及魏公子無忌皆
來救秦圍乃解十年燕攻且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
攻秦信梁軍破之西周君納地於秦秦受而歸其君王被
卒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一
年邯鄲屠焚十四年平原君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
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使栗姑假約歡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

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不壯可伐也燕王
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
如頗樂乘為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六年廉頗圍燕以
乘為武襄君十七年樂乘假相將而攻燕圍其國十八
年延陵鈞率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十九年趙與燕易七以龍允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
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秦
王卒子悼襄王偃立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
乘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
攻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子質秦秦復歸之

史記六國年表是歲太子從秦歸而世家不載其事載秦昭春

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侯曰春平君者趙王其
甲如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
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
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會
子與春平君疑其一人耳

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後
齊取既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之師

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
城兵夫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王遷立

史記遷
幽繆徐廣

一日得王世本悼襄王偃生今王遷年表
考皆無遷諡遷失國後死恐不當有諡遷之母倡也

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讓趙
一之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

致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
封牧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戰山之五年代地大

動自徐樂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
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

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擊之
王信秦閒誅牧而免尚以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忽軍破

聚亡去以王遷降秦人徙遷房陵八年十月邯鄲為秦趙
之亡大夫共立公子嘉為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遂滅

趙

蘇子曰趙於戰國強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

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重

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

亡

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媿
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水媿諸侯由此莫肯救趙
矣積此三夫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
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古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
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趙世家第十三

程